

作者：佚名

你的丈夫死了，你該怎麼處理遺書？看完遺書後你又該怎麼辦？跑出臥室，把直挺挺的人體留在床上，難道你不害怕嗎？伊夫琳麻木地問著自己。

她把遺書扔在廚房桌上，看著它，心裏明白，遺書必須交給警方做證據。

現在她想起來了，應該報警。她僵直地走到牆邊，取下電話，對著話筒裏的嗡嗡聲說：「我要報案，我丈夫自殺了。」

話筒裏的嗡嗡聲繼續響著，像是在嘲弄她，她開始號陶大哭，同時撥通警察局。

伊夫琳有生以來還沒有給警察局打過電話。記得有一次後院有個人影，母親誤認為是竊賊，打電話報了警，結果是父親酒後踉踉蹌蹌地回來，誤把雞窩的門當成廚房門。那次他們為這件事笑了好長時間。

父親出了不少類似的笑話丟人現眼，在家鄉那個農場裏，大家笑過就算了。但是那些事都不像眼前這件事這樣可怕，而且還這麼醜陋。

伊夫琳走到門外，去了梅麗的家。

警察都很好，他們很仁慈、和善，很會安慰人，做事利落，技術高超。他們的動作就像她小時候接受女童子軍訓練那麼規範。她對自己說，今後再也不信別人嘲笑警察無能的話了。

現在，警察都離開了，每個人都離去了，連她熱愛的丈夫盧克也離去了，永遠離去了。

他們用擔架把他抬走，好心的鄰居梅麗握著她的手，勸她不要太痛苦，她說人一生遇到的每件事都有道理。

那天有很多的人來，警察取走了盧克的咖啡杯子，裏面還留有咖啡殘渣；記者；還有盧克工作的那家銀行的職員；還有鄰居們。

但是現在他們全走了，連好朋友梅麗也走了。梅麗有家，要做晚飯，還有兩個小女兒要照顧，她答應過會兒再來。如今，只剩下伊夫琳孤零零一個人。

她坐在廚房桌邊，看著牆上掛著的一塊薄金屬板，上面刻著有趣的字眼：「上帝降福吾宅」。她把視線移到廚房正面的掛鐘上，時間是六點三十分，平常每到這時刻，盧克就會按響門鈴，然後衝進來告訴她一天經歷過的事。

事情是從什麼時候開始的？從什麼時候開始。她把他每天的下班稱為「災禍」？

當然。所謂的災禍並不那麼可怕。盧克愛熱鬧，很健談，長得年輕英俊，卻入不敷出，又喜歡結交一些如她母親說的「問題朋友」。其實哈羅德也不是不好，他有九個孩子和一位當公司董事長的妻子，哈羅德愛賭馬，如此而已。

今後再也聽不到盧克的笑聲，看不見他走進廚房說伊夫琳是全市最可愛的嘍

叨者了。歡樂過去了，恐懼和惡兆也都過去了，剩下的是憂傷和羞恥。伊夫琳雙臂擱在桌子上，頭埋在臂彎裏，嗚嗚咽咽地哭起來。

警察局的羅傑警官事後說，他按了三次門鈴，又使勁敲門，心裏都開始緊張起來，伊夫琳才滿臉淚痕地來開門。

她請他進入整潔的小起居室。事實上，看見這位警察時她就放下心來。他幾乎和她的父親年紀一樣大，至少是她記憶中的父親的年齡。她心中湧起一股衝動，想向他保證，她可以從丈夫的去世帶來的悲傷中熬過去，繼續生活下去。

「盧克是個仁慈可愛的人。」當他們坐下來喝咖啡時，她平靜地說，「他從沒有傷害過我，從沒罵過我，都是我罵他。他只是，……」她抬起頭看著天花板，「我想你可以稱他是個無法自制的賭徒，我意思是，他真是不能自制。你相信嗎，羅傑先生？」

他點點頭說：「當然，我相信，這種人相當普遍，他們什麼都要賭。即使他現在坐在這裏，可能也要和我賭，賭五分鐘之內會有電話鈴響。我認識一個人——實際上是我的一位老鄉，他太太在醫院生孩子，他去醫院看太太，看見病房裏有玫瑰花，他就和護士打賭：第二天早上，有兩朵蓓蕾會開花，然後腦中便只有蓓蕾，沒有嬰兒。第二天上午再到醫院去收賭金，你說怪不怪？」

伊夫琳同意他的話：「盧克就是那樣。我曾經告訴過他；有像「戒酒會」那樣的「戒賭會」……」

羅傑警官笑笑說：「我那位老鄉就加入了那個會，而且受益匪淺。」

「盧克根本不參加。」他說：「寶貝兒，你想破壞我的生活樂趣嗎？我只不過是玩玩罷了。」她的聲音開始發抖，「可是，當他開始挪用公款去賭時，那可就不是玩玩了。真造孽，一個不能自制的賭徒居然在銀行工作。」

伊夫琳站起來，煩躁地在屋裏來回走著，雙手不停地撥弄黑色的長髮。她不知道是不是該告訴警官昨夜他們夫妻吵架的事。當時她罵丈夫說：「有些人把名譽看得比生命還重要，失去名譽比死了還糟，我碰巧就是這種人！」

她正在猶豫，羅傑警官說話了：「銀行給我們打了電話，說了短缺公款的事，證實了你說的一切。」

她還在想昨天晚上的事，幾乎沒聽進他的話。

幾星期前他說：「寶貝兒，這回準錯不了，這匹馬絕對可靠，星期一老頭子一上班，錢就都回銀行了。」可是，那匹馬並不可靠，錢也沒有回銀行。她深深地吸了口氣，第一次有了個想法。

「警官先生，你來這兒做什麼？」

他輕輕拍拍她的手說：「我挺惦記你。我對你有一種特別的同情，因為我有個女兒和你差不多大。現在你想幹什麼？」

伊夫琳想到了未來，她說：「我想回家，回印第安那。其實我是在農村長大的，在州立大學遇見了盧克，他花言巧語把我帶到城裏。那是三年前的事。我們曾經回家鄉一次，但是他討厭農場，那兒唯一叫他覺得有趣的是母牛生小牛時打賭生公牛還是母牛。」

他們靜靜地坐了一會兒，伊夫琳看著手裏的咖啡杯，羅傑警官憐憫地看著她。最後，他從制服口袋裏掏出那份遺書，她一看見它就激動起來。

「求求你！我不想再看見它！」

他溫柔地說：「我知道你不想看。但有些事我必須問你。」

他打開揉皺的紙，大聲讀道：「原諒我，親愛的，你說得對。告訴老頭子，我運氣不好。」

她小聲說：「老頭子就是尤金先生，盧克的老板。」

羅傑警官慢慢地說：「尤金先生兩星期前就退休回他的老家了，你丈夫沒有向你提起過嗎？」他的兩眼盯著她。

伊夫琳的臉色和廚房的牆一樣白。不，他沒有提起過，不論他們之間是甜言蜜語，還是惡語相向，盧克都沒有提到老板已退休的事。也許他說過，但她沒聽到，如果聽到的話，就可以挽救她了。

唔，事情居然會敗在遺書上。把藥倒進他的咖啡裏已經夠可怕的了。他痛苦的呻吟令她心碎，和他的吻別也很淒楚，但沒料到最讓人難受的還是偽造那簡單幾個字的遺書露了餡兒。

----- (完)